

六月新益勤張六月芳難振刊

蒙求
地

三

所得石樓有銘
焉乃以水洗寫
其文之字皆古
異左右莫能
知以問叔孫通
之曰科斗書之
以今文寫之
曰佳城云云

重新點校附音增註蒙求卷之中

滕公佳城

西京雜記滕公駕常至東都門馬悲
鳴跑地不前公使人掘之三尺得石

椁有銘視之皆古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

三十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曰天乎吾死

其即安此和死遂葬焉一注

王果石崖

神怪志
將軍王

滕公者即前漢夏侯嬰也

果昔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
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槨問曰行人皆云見已父果



寶珍文庫

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
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不墮遇王果午視銘
愴然云數百年前知我姓名如何捨
去因留為營歛及葬埋設祭而去
買妻耻醜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學不治產業其
妻求去買臣謂妻曰余年四十當富貴今三十九矣
妻不聽遂去買臣明年詣闕上書武帝時時為侍中
後迂會稽太守歸鄉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
後車載婦給衣
澤室犯齋
後漢周澤字稚都為
太常卿清潔修行常
食其妻慙而死

卧病齋居其妻哀澤老病往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
犯齋禁收送詣獄時人語曰生世不謹作太常妻一
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
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列女傳漢
明帝馬皇

后伏波將軍馬援之女也年十三選
入宮及為后身衣大練率先節儉也
孟光荆釵

列女傳孟光姿貌甚醜德行極高年三十不肯嫁父
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鴻乃娶之常荆釵
布裙與鴻隱霸陵山中多難備保
之中每進食於鴻常季海齊眉也
顏叔秉燭
史記

顏叔子魯人也曾獨居一室夜大雨鄰舍屋崩有一女子投之叔子令女執燭以盡破屋以續至旦明不

宋弘不諧

後漢宋弘字仲子明帝取為侍中為人清行致稱時帝嫁湖陽公主新

寡帝欲妻之以弘先有妻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

風後因後容謂弘曰該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和弘

曰不然臣聞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帝

顧觀謂主曰鄧通銅山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

事不諧矣

鄧通銅山

前漢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虎帶後穿覺而

一

後景帝時通竟餓死

帝

之漸臺見通其後衣穿夢中所見也甚說尊幸之

賞賜鉅方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負餓死上曰能富通

者在我遂賜蜀道郭況金穴東觀漢記郭況為

銅山得自鑄錢郭氏錢布天下鴻臚郎上數幸其

第當賜金帛京師秦彭攀轅東觀漢記秦彭

因号况家為金穴字國平又伯平

為開陽城門侯拜穎而太守及去任左幼攀轅号没

侯霸卧轍

後漢侯霸字君房王莽初為淮平太守更始遣使徵霸百姓左弱相携号

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

冬
又司夜及
又之石及

淳于冬輅

史記淳于髡博聞強學無所不至其
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

為務故人曰冬輅者車之承膏器也冬
之不尽猶有餘流蓋言髡智不尽如冬輅耳
齊國

吐屑

晉臣胡毋輔之字彥國少禮高名與王澄為
友王澄與人昏曰彥國吐佳言如銘木屑霏

絕也
太真玉臺

說苑溫嶠字太真喪妻後從
姑劉氏家值亂有一女甚

有姿兒姑以屬嶠負女婚嶠自有意婚答曰佳婿難
得但以嶠比何如姑曰何敢比汝教日因下玉鏡臺

一枚竟成禮劉氏女撫掌大
笑曰我疑是左奴果如所料

武子金埒

世說王
濟字武

子被責移第北却山下驟服玉食買
地作埒布錢遍地時人多金錢埒也

巫馬帶星

呂氏春秋巫馬期為單父令帶星而出
帶星而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單父化焉

宓賤彈

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令彈琴不下堂而化平
馬期間其故子賤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故

勞任人
故逸

郝廉留錢

後漢郝子廉常遠行旅路飲
馬輒投錢井中過媒家媒設

字仲角

補注雷義送金之

飲逐暗留錢雷義陳重送金

後漢陳重常濟人死罪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上

以報之重不知後菁屋得金

逢萌掛冠後漢

字子康掛冠避世於遼東不仕

胡昭投簪魏胡昭字孔明養志不仕居陸渾山中躬

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擊壤作

王喬雙鳥後漢王喬字子香字子

香河東人也為葉縣令有神仙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

其臨至有雙鳥自南飞来於是候鳥至拳羅以張之但得一双鷓鴣焉是先賜尚尋官屬履也

佗五禽

後漢華佗字元化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人以為仙精廣陵吳書後佗季

佗語善曰有名術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妙蹄足以當道引血道

程邈隸書

秦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為獄吏得罪雲陽獄中出囚十年邈獄中改篆為隸楷字是也於是始皇善之免

其罪
史籀大篆
史記周宣王時史籀為史官改
古文字以為大篆始着十五篇

王承魚盜

世說王承為東海太守小吏有盜池
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安期

時圍與眾共之魚何足惜
問其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無令鞭撻寧越
以刑立威名非致化之本
使送歸家其寬恕如此
丙吉牛喘
前漢丙吉

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吉過而
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

遠一乍近

牛行幾里或譏吉曰民戰相殺長安令京兆尹職
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行當罰而已宰相不視
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亦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
恐牛遠行用暑故喘此吐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
典調和陰陽職
所當憂故問之
賈琮寒暄
後漢賈琮字孟堅

史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
惟震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姓聞風莫不竦
震
郭賀露冕
後漢郭賀字喬卿建武中為荊
西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

鄭一
作冀

敬德仁明郭喬昂頭宗至南陽巡狩特見嗟嘆賜以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令去帷帳惟露冕使百姓見之以
 歎有 **馮媛當熊** 列女傳馮昭儀左將軍奉世之
 女從元帝幸虎園闕獸熊逸攀
 檻欲上殿群臣皆走昭儀直前當熊而立上問曰人
 情驚懼何故前當對曰猛獸得人而止恐熊至御座
 故以身當上嗟 **班女辭輦** 前漢成帝班婕妤
 賢才通辨帝嘗欲
 嘆倍敬重焉 同輦薛曰妾觀古益圖賢才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
 代之末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太后聞之遂

宋帝取為司徒賜生彪果帝時為 **毛寶白龜**
 司徒震至彪四世三公德業相繼 搜神記毛寶行於江上見漢父釣得一白龜寶贖放
 江中後十餘年寶守鎮郟城石虎遣二万騎攻之城
 陷寶突圍出赴江脚如蹈着物視之乃昔 **宿瘤**
 所放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採菜 列女傳宿瘤者齊東郭採菜女也項有大瘤
 名曰宿瘤初聞王出遊至東郭百姓尽觀宿
 瘤採菜如故王問曰寡人出遊少長皆觀汝不一視
 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樵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

次丁卜筮台セリ

鑑

識一作誠

也惜哉宿痛女曰中心何如宿痛何傷王大悅命後
 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慙
 遣使奉金百鑑聘之父母驚惶欲沐浴加衣裳女曰
 如是見王變容更服若不識也於是如故至閔王立
 為后暮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及女死燕遂鬻
 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
 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為不嫁而悲憂魯君老而太子
 幼也鄰婦曰此丈夫之憂婦人何与焉女曰不然昔
 晉客舍吾家馬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亡

漆室自憂葵

列女傳魯

仁

喜曰古有樊姬今有媵婦後趙王燕諧云許皇后与
 媵婦挾媚祝詛上考問媵婦對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惟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鬼神有知不受
 不信之詐如無知詐之何益上善其對以金百斤賜之

王充閱市

後漢王充字仲任家貧无居常於洛陽
 市肆閱所見各一見輒能誦憶博

通家流百

董生下帷

前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
 事時為博士下帷講誦第

子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
 勤如此武帝收李賢良對策為江都相

平叔傳

博

仲

粉

魏何安字平叔美姿容面至白文帝疑其博粉
夏月賜食熱湯餅啖之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

弘治凝脂

晉杜乂字弘治美姿容王羲之見之
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真所謂神仙

中人楊寶黃雀

續齊記楊宝年七歲取至
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

搏墜地為螻蟻所困宝取之以歸置中箱中採黃花
飼之百餘日瘡愈且去暮來忽一朝變為黃衣年少
持玉環一双報曰好堂此環子孫累世為三公宝生
震漢明帝取為大尉震生秉和帝時為大尉秉生賜

吾兄追之逢水弱死使我終身無兄吾聞黃河濶九

里漸洳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辱婦人

独安所

肅賢滿筓

前漢韋賢為相致仕其少
子玄成位亦至丞相賢嘗

日遺子黃金滿筓

夏侯拾芥

前漢夏侯勝嘗
曰士病不明經

術經術苟明其取青

阮簡曠達

竹林七賢論
曰阮簡成之

從子亦以曠達因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詣浚儀令

今為他賓設黍藿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表耽俊邁

晉表耽字彥邁桓温少時遊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債主數求甚切莫知所出聞耽俊邁欲求濟於耽而耽居艱試以告焉耽累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桓去與債主戲

耽素有美名債主聞之而不識謂曰卿當不下作表表道也遂就局十方一投俄頃克數百方耽授馬絕

賭

叫旁若無人乃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表道否

蘇武持節

前漢蘇武字子卿使

匈奴中十九年後鄭眾不拜

後漢鄭眾字仲師持節使匈奴

眾至北庭虜欲

郭巨將坑

後漢郭巨家貧養

使眾拜眾不屈歲母嘗減食与之巨謂妻曰負之不能供給共汝埋

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地三尺坑

餘忽見黃金一釜有上文云天賜

董永自賣

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後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

父置田頭樹陰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

自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一婦人姿容

端美求為妻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繅三百匹放

永

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日

相遇如輒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

仲連蹈海

史記魯仲連好竒偉倜儻之畫策放蕩高節嘗

凌空而去云寧蹈東海而死

范蠡泛湖

史記范蠡越王句踐用其計既雪會

不願為秦臣魯之耻遂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為鴟夷子

有人以為相蠡乃歸相印間行而去止于陶致貨累巨万世稱

文寶緝柳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至洛陽在太學傍右

陶朱公

得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睡懸項

學編緝楊柳為簡以寫經於梁上

温舒截蒲

前漢路温舒字長君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

中蒲截以為牒而寫各太守見而竒之使歸學後仕

乃至臨淮太守伯道無兒

晉鄧攸字伯道遭亂而負妻子及弟之子而逃為度賊

所追捉度不能兩全遂係其子於樹上與弟子俱行

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麗之評其所由

乃攸之外甥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无

嗣取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伯道无兒

嵇紹

不孤

晉穆紹字矩祖父康臨誅謂紹曰山公在汝

洛陽百官奔走唯紹端冕以身捍帝遂被害血濺御
服帝莫不哀之左右欲浣衣啼曰此聖侍中血也去
先帝表

綠珠墜樓

晉綠珠石崇之妓女美而
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

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清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
者以告崇崇出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
曰任選使者曰受命取綠珠崇愕然曰綠珠吾所愛
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獨詔收之崇正

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介得罪綠珠

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崇詣東京歎

曰奴輩利吾家財刑者乃曰知我財

致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也遂被害

文君當壚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之女新寡好音

司馬相如至其家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

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不樂乃歸臨邛盡賣車馬置

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着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澁器

於市中王孫耻之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才足依何

辱之如此王孫乃與文君僮僕百餘人錢百萬歸成

都相如着子虛賦因揚得

袁達武帝召拜為郎

伊尹負鼎史記伊尹負鼎

滋味于湯致於王道

宰殺記宰戚候有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

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光與乘彈短布

單衣統至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何時且公

召之因以趙壹坎壈後漢趙壹恃才倨傲為

為相得免作窮鳥賦長捐司徒表達達命顏驄蹇剥

相者相壹云任不至郡吏竟如其言

坎壈坎壈沙壘批罪幾死

坎壈未易之卦名不為志義也

漢武故事上至帝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

為郎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帝問何久不遇

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文臣貌醜陛下好少

臣已老故三朝不遇

帝感之擢為會稽守前漢龍遂為

龍遂勸農勸農渤海太守勸

民務農桑使人賣前漢文翁為蜀

文翁興學郡太守見蜀地

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柘下縣

子弟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安御洋洋列女

蜀地天子於京師者蓋此有魯

御者為**荀彧**子。將出御者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其妻窺見。謂夫曰：宜乎子之卑賤也。彧子長不滿六尺。相者君名顯諸侯。志氣恂恂。自下。今子長八尺。為人僕。御意氣自以為足。其後夫自抑損。彧子怪問其故。之具以妻言對之。彧子歎異。乃升御者為大夫。其妻為命婦焉。

五鹿岳岳 前漢五鹿充宗。元帝令與諸易家論其同異。充宗乘貴。辨曰：諸儒莫能與抗。朱雲搗齊登堂。抗首論難。連挫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今傳之。

蕭肅朱結綬 前漢蕭肅。青字。次

君與朱博為友。著間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朱貢彈冠言。其相鷹連也。

王

貢彈冠 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宣帝取為諫議大夫。與同郡。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相鷹連也。

高彈冠言。取舍同。

龐統展驥 蜀志龐統字士元。荆備以。為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

魯肅與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治中別駕之任。當展騏驎足耳。

仇臨見棲鸞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浹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得無少鷹鶴之志。

耶覽曰雁鳥鶴不若鳶鳳漢謝曰松
棘非鳶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葛亮顧慮

蜀志諸葛亮奉表於後主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
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庐之中諮以當世之事

韓信升壇 前漢韓信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漢
主曰韓信國士無双王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具禮拜信
為大 王衷栢慘 晉王衷父見殺東痛父非命

將 跪攀栢悲号涕淚著樹之為之枯

閔損衣單

史記閔損字子寒早喪母父娶後妻
生二子損孝心不怠後母疾之所生

子衣以綿絮損衣以芦花絮父冬日令損御車體寒
夫朝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

曰母在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
止母尔改悔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衣筆

博物志蒙恬世為 蔡倫造紙 後漢桓帝取蔡
秦將製衣筆始焉 倫乃造意用樹

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之類以為紙奏上之和
帝善其能自是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孔伋

怡

緼袍

說苑孔伋字子思緼袍無裏十旬食甲子

九

如遺棄物於溝壑彼多負不
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祭遵布被

後漢祭遵

字弟孫為人廣約奉公賞賜與士卒家无私
財身衣布袴卧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重之

周公

握髮

韓詩外傳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
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
失天下之賢士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蔡邕倒屣

後漢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
車騎填巷賓客盈坐王粲至謁蔡

邕為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孫有異才吾不及也

王敦傾室

晉王敦少有奇人目嘗荒恣於色醉
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吾不覺如此

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

紀瞻出妓

世說王遵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
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

心欲之顛無怍色有
司奏顛耽荒詔奪之

暴勝持斧

前漢暴勝之
為直指使者

字文仲

顧

常一作

夜綉衣持斧逐捕
盜賊威振而郡

張綱埋輪

後漢張綱字文紀
漢和帝初遣八使

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帝曰豺狼是誰曰是綱也遂奏大將軍

梁冀等無君之心京師
震悚是日誅梁冀

靈運曲笠

世說謝靈運
好戴曲柄笠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
曲蓋之貌答曰將不畏影未能忘懷

林宗折

後漢郭泰字林宗嘗行陳蔡間遇雨中一角折
取人乃效折中一角以為林宗中其見慕如此

中

屈原澤畔

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襄王甚任
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其能因說

之王遂放之原至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枯槁時有漁

父釣江濱怪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耶何故至此原曰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所以見放漁父

曰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
其糟餽其醢原曰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誰能以

身察之受物之汶汶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漢
父鼓枻而去原乃懷石

自投汨羅江而死

漁父江濱

夏見

魏

勃掃門

前漢魏勃少取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起掃舍人門

舍人怪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

潘岳望塵

擇於是為勃通曹參目以勃為舍人
晉潘岳性趨世利与石崇等諂事賈謏每見其出望塵而拜之
前漢京房好鐘律知音聲
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翼

京房推律

奉觀性

前漢翼奉好律曆陰陽之占
上封其略曰觀性以曆觀情以律

甘寧奢侈

吳志甘寧字與霸性奢侈以紅錦維舟去則棄之飛

推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與霸足以相敵

陸凱貴盛

世說陸凱忠梗有大節孫皓問

曰卿一家在朝幾人答曰三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父德子孝家之盛今慈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史記張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

累召不就文侯出過其序未嘗不下車左右問曰君為國之主何恭如此侯曰寡人富于財干木富于義於陵辭聘
高士傳楚王問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辭之

不受與其妻逃
元凱傳癖
語林杜預字元凱常
去為人灌園
云王武子有馬癖和

長與有錢癖武帝問卿有
伯英草聖
後漢張芝
何癖凱曰臣有在傳癖
字伯英善

草書絕妙
人謂曰臨池季春池水盡黑
馮異大
韋誕曰伯英草聖家中衣絹先春後練

樹
後漢馮異字公孫為人謙退諸將論功
千秋小
異當獨屏樹下軍中号曰大樹將軍

車
前漢車千秋本性田氏年老上優之朝見
漂母
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目号曰小車丞相

異在後漢馮
異字公孫為人
謙退諸將論
功異乃独坐
大樹下不自
矜伐後配隸
士卒皆言願
屬大樹將軍

進食
前漢韓信少時家貧曾至下邳釣有一漂母
哀之与食信曰吾必重報母
曰吾哀王孫

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
孫鍾設瓜
幽真錄孫鍾
召漂母贈之以百金
少時家貧種

瓜之熟有客三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三
人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
欲為數代天子乎三人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

及顧鍾下六十步回看並為白鶴去鍾遂於此葬
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聖生權生亮生
生休生和生皓為晉所伐降為歸命侯
壺

一注二八
世世封侯
後為數代天

公謫天

後漢費長房見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曰往再拜奉酒脯公知長房之意其神地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且日復詣公與俱入壺中唯有玉堂華簾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公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奉翁笑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計二人終日飲不盡

煎訓歷家

神仙傳煎訓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抱鄰舍嬰兒誤隨地死兒家即埋之

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極視所埋但泥而已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太李諸生為請子訓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如一遠近驚異劉玄刮席後漢劉玄字聖公

劉玄刮席

始皇帝謂群臣列位着不能對

晉惠心間墓

帝嘗在華林園間蝦蟇聲問左右曰鳴者為官乎為私乎賈徽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天下荒亂百姓

餓死帝乃曰何不食肉糜
其蒙蔽皆此類也
伊籍一拜蜀伊籍嘗

權聞其才辯欲折其辭籍入一拜權曰勞苦功高
無道之君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也
龐生東使吳孫

長揖前漢郡食其求見沛公方踞床使兩女
洗足食其不拜長揖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

直踞見長者於是沛
公起攝衣延上座
馬安四至前漢司馬安液

巧善官吧
應璩三人文章錄應璩字休璠好屬
至九鄉文章作百一詩云問我何

功德三人承明序璩為侍郎又
為常侍又為侍中故稱三人
郭解借交前漢

實翁伯為人靜悍不飲酒少恥為陰賊所殺甚眾以
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劫不休及鑄外掘塚不

可勝數年老乃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公孫弘曰解布
衣以睚眦殺人大逆

無道遂族解
朱家脫急前漢魯人朱家
士以百數不伐其能專脫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

季布之厄及布黃終身不見自閑以東皆延頸願交
虞延剋期後漢剋
虞延嘗

乃錢

思

為漁陽令麥秀兩岐每
節放囚歸家尅期而至
多仁恩每冬月罪囚當斬其
妻批燭書持丹筆相向垂泣
嘗事范中行氏去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然智伯以
頭為飲器讓乃變姓名入宮塗廁欲為智伯報讎以
刺襄子如廁心動搜獲豫讓也襄子義而赦之
後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識伏於橋下
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果搜得問曰子事范中
行氏不為報讎反臣智伯死何報之深讓曰中

盛吉垂泣
會稽典錄盛
吉為廷尉性

豫讓吞炭
史記豫
讓晉人

行眾人遇我之故眾人報智伯國士遇我之故國士
報之願請君之衣以致報讎之意襄子將衣与之乃
拔劍三躍而擊曰吾可以
地下報智伯遂伏劍而死
釰鹿兒觸槐
左傳晉靈
公不君厚
斂以厭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
熟殺之趙盾馳諫公使鉅麇賊之麇曰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履祖約好財
晉

從一乍双

若殺有不忠
棄君之命
不信不

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簾賴身障之或有詣阮
孚好履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見正
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簾賴身障之或有詣阮

正見其蠟夜目自歎曰未知一生當
着幾夜量神色開暢於是勝負始分 **初平起石**

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中使牧羊有道士與俱入
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之
道士引至金華山中相見悲喜兄問羊何在初平曰
近在山東初起往見白石無數還曰无羊初平与兄
俱往初平叱之云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或羊数万頭
初起曰弟得仙道初起妻兒苗就初平共服松脂
茯苓至五十年遂得仙初
左慈擲杯 **神仙傳**左
慈字道能
丰乃易姓字為赤松子

使鬼神曹公聞之召見因設酒時天寒温酒尚熱
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新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
与權未即飲慈乞自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棟
動搖似鳥飞欲落不落人但視杯不觉失慈所在也

武陵桃源 **陶潜桃花源記**晋太康中武陵人捕
魚從溪往忽逢桃林夾岸芳華鮮美

落英繽紛復前行窮其林尽水源山有山口便捨船
從口入豁然開朗屋舍田池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
髮垂髫怡然自樂言避秦乱至此問漁人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漢魏間皆歎惋漢人既出遂迷其所也

劉阮天台

續奇諧記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刻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

道蹊糧食之尽望山頭有一桃對二人共取桃食如
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并各盥洗又見蔓菁菜從
山腹流出次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
謂曰去人不遠因各入水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
一山出大溪見二女子顏容絕妙便喚劉阮姓名如
有交旧歡悅問曰劉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肺腑
飾無不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幙七寶瓔珞非世所
有左右侍直青衣華皆端正都無男兒須臾下胡麻

飾

並

持

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又有教仙客設三五
桃子至女家云未塵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既向
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宿言語巧美又行夫
婦之道住十五日求還女曰今來至此皆是宿福所
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可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
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悲思求去甚切女云罪根未
滅使君等如此便喚諸仙女作絃歌共送劉阮云從
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都
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七世子孫傳聞上世祖翁入
山不出不知所在今乃是既無親屬極宿無所却欲

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
太康八年失二公所在
王儉墜車南史有司徒

刺史王僧虔閉道壞落水僕射王儉牛驚跌褚淵送湘州
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褚淵

落水上注季倫錦幃晉石崇字季倫性豪華
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詳

見千字文世祿作當註
春申珠履史記楚

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取趙王身君使使於春申
表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及刀劍以珠玉飾之春申

為七次

君賓客三千餘人皆滿魏志文昭甄
珠履見趙使趙使大慙皇后初嫁袁

裙中子寒出為幽州作當養姑及真品平文帝納
后於鄴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

甄氏出拜坐中眾人皆伏而劉楨劉楨
獨平視太祖問乃收楨減死輸作劉楨平視見

上胡嬪爭樗晉胡嬪正名家世若將門武帝
汪平孫皓選能宮人數千掖庭殆

將萬人而有罷者甚衆帝嘗載羊車恐其所之至便
寢宿宮人乃取竹葉挿戶塩汁洒池引帝車而昔最

障

蒙寵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之標蒲爭錢傷帝指帝曰此固將種也昔乃對曰若父奮北征公孫西征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晉武傷指 石

慶數馬

前漢石慶為太僕御從御出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訖奉手曰六馬慶於

兄弟中最簡易猶如此父奮及兄弟四人皆官至二千石時号万石君家

孔光温樹

前漢孔光性謹慎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休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者政事或問光温室有中樹

何木也光默然更答以他事其不洩如此

翟湯隱操

晉翟湯尋陽人子莊孫矯世有

隱操東亮臨江品聞湯之風東帶躡履詣焉礼湯甚恭亮問之君高蹈世表僕敢望甚恭耶湯曰使君真敬其枯木朽株

許詢勝具

世說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便登陟時人

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洛勝之具詢隱永與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詢曰聞箕山有人似尔否詢曰篚篚苞苴固輕天下之寶

優旃滑稽

史記滑稽傳優旃秦倡侏儒善笑言然合

於大道始。皇置酒而天大雨。階楹者露寒。梅哀之有
頃。渠楹曰汝。虽長雨中。立我。虽短幸。无濕。於是得半
相代。帝欲大苑。圃梅曰善。冠後東來。令禽獸觸之。足
矣。帝乃止。二世欲漆城。梅曰善。漆城蕩蕩。冠來不能
上。然難為。信
室。二世笑而止。
數。則唐都。
落下閣。
免而。
去。

落下歷數

史記落下閣善推筭
歷數班固史傳曰歷

曼容自免

前漢郎丹字曼容養志自
修不肯仕過六百石輒自

子平畢娶

後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為
男女嫁娶畢勅斷家事勿相聞

遂遊五岳名山
不知所終也
為調師曠曰不調後昭消
果與曠同乃稱曠清耳
秋毫於百
步之外
陽太守意甚不平乃與桓胤謀反伏
誅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漢臨江閔丰名榮景帝長子初為太子廢為臨江王
後徵還臨發車軸折江陵父左言吾生不返矣至長

師曠清耳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
大鐘使人听之皆以

離婁明目

慎子曰
婁之明察

仲文照鏡

世說殷墟字仲文素有各
望自謂必當朝政忽任東

臨江折軸

臨江王

安令自殺葬藍田有
察巴嘆酒神仙傳樂巴漢

燕數方術土置家上
帝召為尚書正

旦大會群臣巴乃含酒望西而嘆帝問其故中曰蜀
有火災故以救之即遣使往驗其言果云正旦失火

有大雨從北來
偃師舞木列子周穆王巡狩

火乃息而有酒氣
收有獻工人名偃
師王問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
王曰臣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鎖其顛則歌捧其手則舞千變百化惟意所適王以
為實人也技將終倡者瞬目而招王之侍妾王怒欲

誅偃師立剖散以示王皆縛

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之德潤傭書吳志

關澤字德潤志好字家貧為各人傭春以供紙筆所
寫既畢誦讀亦遍覽究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

為中書
君平賣卜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

令侍中
得錢百文則閉肆下簾戴
叔寶玉潤晉衛玠字

烏帽尋墳典不求榮祿也
叔寶風神
秀發舅平滴歎曰珠玉在側覓我形穢妻父樂
廣素有重名誤者以為婦翁冰清女媚玉潤
疾

輔水清

晉樂廣字彥輔神色朗徹衛瑾見而奇之曰此人之若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

靚青

衛后髮鬢

張衡西京賦衛后與於鬢髮毛燕罷於体輕前漢武帝衛皇后

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帝過主家獨悅子夫遂從帝入宮立為后漢武帝故事衛子夫得幸願解上見

髮鬢美而悅之

飛燕體輕

前漢飛燕成帝趙皇后也初生時父母不幸三日不

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公主家季歌舞帝微行主家見而悅之召入宮立為后女弟為昭儀貴傾後宮

步

玄石沉酒

博物志刘玄石從中山沽酒酒家与之十日酒至家而醉其家不知以為

西京雜記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体輕腰弱善行非進退昭儀不能及二人並色如紅玉

死矣以棺斂葬之酒家計十日蒲憶玄石醒笑往視之其家云玄石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

玄石飲酒

劉伶解醒

晋刘伶字伯倫常乘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鋪随之

曰死便埋我嘗渴求酒其妻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神誓斬之汝可具酒食妻從之

勿一作不

伶貌况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飲一石五斗
解醒婦人之言慎勿可听飲酒食肉陶然而醉
趙

勝謝覽

史記平原君趙勝有樓臨民家民家有
覽者盤躍行汲水美人居樓上見而大

笑覽者進門請所笑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賓客
因此稍稍引去勝性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覽者以為
愛色賤士故去有勝乃斬笑者
頭自造覽者門讓客乃復來
楚莊絕纓
楚莊說苑

主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
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視之王曰飲人以酒不可責

人以礼賜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頭婦人之節而辱

士子乃令群臣皆斷纓然後出灯尽權而罷後晉與

楚戰有一臣常在前却敵卒勝之
惡來多力
史記

王怪問乃夜絕纓者

飛廉生惡來多力制裂虎尾飛廉善走父子俱

有才力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取飛廉居北方作石棺

而飛廉善走
事見趙孟疵面
晉趙孟字長

史善清談面有疵点時
田駢天口
七略田駢奇人

人曰諸事不次問疵面
好談論時号天

只駢言其口如
天難窮也
張憑理窟
晉張憑奉孝廉負其
才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恢鄉里及同幸者共笑之既至恢處之下座神意
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蒙就恢清言有所不通
憑於未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

恢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船須
史恢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遂放簡文帝

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裴頠談數
晉裴頠弘雅有遠識樂廣嘗與頠清
言欲以理服而頠辭語浩博廣笑而

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
仲宣獨步
魏志王粲

林敷後累遷左僕射
字仲宣避

西京之亂往荆而依劉表曹子建與
子建八斗
魏志曹植字子建善屬文下筆成章謝靈運云天下

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
用一斗奇才博

敏安有縫之
廣漢鈎距
前漢趙廣漢遷京兆

性精於吏職左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
馬價則先問狗問羊問牛然後及馬參細其價以類

字子都涿郡
靈蠅吾人

細一作伍

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其

實矣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弘羊心計

前漢 桑弘

羊汝陽賈人子武帝取以心計用事年十三為侍中
與大農人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拆秋毫

衛青拜幕

前漢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

去病辭第

前漢霍去病從衛青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帝為治第去病曰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上益為之愛重

酈寄賣友

前漢酈寄丞相商之子與

治

左毒懸以犀牛尾為之大如斗繫於左騃馬軛上也

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祿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
紀信詐帝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

榮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乃乘王車黃屋左毒懸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
濟叔不癡 晉王

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能無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惟父祖異焉令門守靜不交當世兄子濟輕之

嘗詣湛見床頭或有周易問曰叔父用此何為湛曰
 體中不佳時復看耳漸請言之因剖析玄微皆漸所
 不聞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調漸曰卿家癡叔死未漸
 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漸曰山濤以下
 魏舒以上後仕
 至汝南內史

虞卿擔簦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 爛襦擔簦說
 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
 一雙每見遂
 拜為上卿

蘇章負笈
前漢蘇章負笈追師
 不遠千里

周兄無慧
左傳周子有兄無惠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南風擲孕
晉惠帝賈后諱南風性酷虐嘗手殺
 教人或以戟擲孕妻于隨刃墮地后

商受斲涉
商書令商
 王受斲朝

廣德從橋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為人
 溫雅有醜籍及為三公直

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痲点
 其後趙王倫矯詔賜死
 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

言諫諍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行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濺車輪
 陛下不得入帝笑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
 聖臣直從船危從橋安廣德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

如是邪
乃從橋
君章拒獵
後漢鄧暉字君章為上東
門監候世祖嘗獵夜還暉

拒關不納帝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
陛下遊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何帝深納之
應

奉五行
後漢唐奉少聰明凡所經履
莫不暗記讀昏五行並下
安世三

筮
前漢長安世為人強記武帝亡昏正筮詔問莫
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昏以相

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乃擢為尚昏令
相如題柱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蜀城北七里有昇仙
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後廷中郎將入蜀郡守郊迎縣
令負弩先驅蜀人咸以為榮
終軍棄繻
前漢

年十八西入關之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
復傳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

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持節東出諸
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孫曰辰藁

席
三輔決錄孫晨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昏為京兆
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收

原憲桑樞

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甕牖以桑為樞上漏下濕坐而弦歌

季作道

子貢過之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季不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端木辭

金

家語端木名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季夏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立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之不廉何以相贈乎自今

鍾離委珠 漢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鍾離意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實誠不敢拜亦歎曰清乎尚春之言乃賜庫錢三十萬拜為右僕射

季札掛劍

史記吳季札使鄰國北過徐君

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札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札乃解劍掛徐君墓樹而去後者曰徐君已死尚誰

予乎曰吾心已許之 徐釋致芻 後漢徐釋字孺 子郭林宗有母 豈以死背吾心哉

廷

剛一作綱

喪稱往予之不過致生葛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

此必南而高士徐孺子也詩云生葛一束其人如玉

吾無德以堪之也

朱雲折檻

前漢朱雲字子遊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甚尊重

雲上奏曰方斬馬劍折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曰誰對

曰安昌侯張禹帝怒曰小臣居下訟上逆辱師傅罪

死不赦令御史將雲下殿雲攀殿檻折上將軍主慶

忘叩頭諫帝乃解後理檻上曰勿易因緝之以旌直臣

申屠斷鞅

後漢申屠剛光武時為大夫帝出遊剛叩頭曰今隴蜀未平不宜遊

逸帝不從剛以刀斬

馬鞅帝於是止焉

衛玠羊車

晉衛玠抱角時乘羊車入市人

以為玉人

觀者傾都

王恭鶴氅

晉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目之云濯濯如春日柳嘗

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

窺見曰真神仙中人也

管仲隨馬

韓非子管仲從桓

公伐孤竹國春往冬還迷失道管仲曰左

馬之智可用乃放馬而隨之遂得歸國

蒼舒

魏志鄧哀王冲字蒼舒武帝少子五六歲

有若成人之智孫權上巨象太祖欲知其

秤象

衆人不知其故

介童訪之群臣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船上刻其水
痕所至秤物以載之則按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丁蘭刻木

孝子傳丁蘭事母至存母亡刻木為
母事之婦誤以火燒母面其婦應時

髮落

伯瑜泣杖

韓詩外傳伯瑜有過其母笞之
涕泣母曰他日杖汝未嘗泣

如割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杖常痛
今母老無力不能痛是以泣

重新點校附音增註蒙求卷之中終



110X
365
3